

武汉封城日记 | 第十五天

原创 阑夕 阑夕

在第二天的日记里，我说了对轻症患者在家自行隔离的宣传方向所存在的质疑，尚有不少人在评论里争辩，说在医院挤不下的特殊时期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、不得已而为之的决策。

直到一个多星期后钟南山放话，说居家隔离是非常危险的做法，因为它会让政府丧失对于传染源的监控和管理，你又没有办法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关在家里不接触任何人，万一没有严格遵守，出现的新增风险又会处于公共卫生的盲区。

于是武汉又开始大张旗鼓的强制隔离，征用各大学校、会展中心和民营宾馆，力求把所有患者无论如何都先收治进去，切断每一个潜在的传染源。

我现在旧事重提，不是为了争个对错，而是想表达不满：连我这样一个根本意义上的外行都知道——凭借最基本的逻辑——如果缺少核查机制，让人自行隔离其实就是对疫情的放任自流，为什么当时的武汉没有意识到这是有问题的？

是的，医疗资源不够，我们不能要求「既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」，但是更加不容许的，应该是本末倒置吧？目的究竟是不惜一切的把疫情遏制住，还是减轻医院的就诊负担？

现在反应过来了，全城开始挨家挨户的上门测量（以及自查）体温，三级隔离制度应声出台，政府我们部门给自己下军令状，以绝不漏过一个的雷厉姿态执行，在我看来这都应该是封城之后的头一个星期——甚至是头三天——就该做到的，万不至于要等北京的专家指出错误之后再急匆匆的动刀修改，那要是北京不说，是不是就还继续坚持原先的做法？

政府是用来解决问题的，当人民对政府提出解决问题的要求时，政府的回答永远不应包括「我太南了」、「你行你上」、「那咋办嘛」、「闭上臭嘴」这些选项。

所以，在正确的集中收治之后，新的问题也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了：在没有方舱的方舱医院，大通铺会不会造成毒株交叉感染？像是天门这种财力有限时地级市，部分收治地点的环境极其恶劣，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改善一下？

非常时期，我就直说了，问题解决不好，就是在草菅人命，历史会刻下苦难的众生相，以及逃不掉的责任人。

曾有媒体采访已从国家疾控中心退休的前副主任杨功焕，问她作为一个亲历了Sars的一线官员，是如何看待这次新冠肺炎疫情。

杨功焕是这么说的：

「Sars期间我们学到的最大的教训，就是要让疫情透明，要让大家知道。说真话，是应对这种大型公共卫生事件里非常关键的一条，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，我希望能自始至终让大家记住这一条，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」

17年前已经证实了，流行病经不起隐瞒，病毒是不讲政治、不讲人道的，它不理睬你有多大的苦衷，越是拒绝正确和真实，就越接近在酒窖里玩火，无人能够从爆炸里幸免。

所谓的「拐点」不会从天而降，永远不要忘记，事在人为，为者常成。

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，第十五天。

文章已于修改